

王廷相佚文考

葛荣晋

王廷相（公元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河南仪封（今河南省兰考县）人。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进士，是“前七子”^①重要成员之一，累官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兼兵部尚书。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以勋臣郭勋事牵连，罢官家居，享年七十一岁。他是明代中期一位卓越的社会改革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著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和哲学史上，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他的著作，经编辑为《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除此而外，还有没有其它佚文呢？这对于研究王廷相思想，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由于王廷相著作具有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以长期以来不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特别是明清之际的“兵燹之余，板帙散佚”，肯定是有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一些考证。经考证，大体有四种情况，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 曾刻行于世而后佚失的著作

（明）高拱^②云：王廷相除《王氏家藏集》外，还“有王氏《慎言》、《雅述》、《射礼图注》、《摄生要义》、《内臺集》、《奏议》，及《覆奏语略》^③、《公移》、《驳稿》、《归田稿》、《阐玄述》，咸刻行于世。”（《浚川王公行状》）

张鹵^④亦云，王廷相的著作，除了《王氏家藏集》外，“又

有《奏议集》、《公移》、《驳稿》、《覆奏语略》、《归田集》三十卷，皆行于世。”（《少保王肃敏公传》）

上述著作，除《慎言》、《雅述》、《内臺集》、《奏议集》、《公移》、《驳稿》、《覆奏语略》等，皆收录于《王浚川所著书》外，王廷相的《射礼图注》、《摄生要义》、《归田稿》（或《归田集》）和《阐玄述》等四种著作，在嘉靖、隆庆年间，曾刊行于世。后来，大概由于明清之际的“兵燹”、水患，现在佚失了。因为在现存的《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中，以及同时代人的著作中，均不见这几种书。

王廷相撰写的《乡射礼图注序》，被他收录在正德十六年编辑的《华阳稿》中。这说明《射礼图注》是王廷相巡抚四川时所作。《乡射礼图注序》云：“乡射礼者，古大夫士之射礼也。盖射于乡以询众庶而察其志与俗，将论贤而不遗也。……旧有关中本，独取三射而略献酬，学士之慕古者，恒以全礼病之，然时异势殊亦难尽然矣。余乃取《仪礼》本篇，类次其事，为四十五节。复取诸家疏解及归图注附之，仍会以今仪，以便习事。嗟乎！古今异宜，礼难尽一。礼者，情也。礼不同而情同，古亦几矣，感物撰德，夫焉不足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一）《明史·艺文志》著录有王廷相“《乡射礼图注》一卷。”这说明《乡射礼图注》是一卷本，也说明它在清初尚未佚失。它的佚失，当是以后的事了。

王廷相“既罢官归，闭门谢客，著述日富。”（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三十九）《归田稿》当是王廷相罢官家居所作诗文的汇编。

薛蕙^⑤《与浚川》云：“又闻近岁体力寝不能劳苦，故亦消息之理。但善摄生者，为能以人事胜之尔。生自居忧以来，衰瘠愈非往岁所比，独赖医学之辅，稍能自支，间或旬日不服药即精神恭然，以此知医学之功不诬也。”（《西原遗书》卷上）由此推

断,《摄生要义》可能是王廷相晚年为健身而撰写的一部医学专著。

二 书简的佚失

书简是王廷相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廷相一生,无论是为私还是为公,为政事还是为学术,在同事、师生、朋友、亲友之间的书信往来是很多的。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书简》三十六首,卷二十八《书》九首,卷二十九《书》八首,共五十三首。其余的都佚失了。

例如,嘉靖四十五年,俞宪^⑥在《王浚川集序》中说:王廷相“气节、文章、学术、政事,皆可标炳一时,辉映后代。予忝世讲祇教为多,往来翰札,犹有存者。”(《盛明百家诗》)今查阅《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均不见王廷相与俞宪之间的“往来翰札”,说明它是佚失了。

再如,王廷相与薛蕙师生之间情谊至深,平生书信往来亦甚多。而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王氏家藏集》卷二十七的《与薛君采》二首、卷二十八的《答薛君采论性书》、卷二十九的《答薛蕙秀才书》等四首,其余的都佚失了。今举三则说明之:(1)薛蕙《覆浚川》云:“去冬解判周生来,两奉赐教,感感。仙佛异同之论,须得面承海,谕书未可详也。”(《西原先生遗书》卷下)(2)薛蕙《与浚川书》云:“日两奉赐教,感慰。辱下问佛老指趣,生欲奉告久矣。顾其为说,非笔墨所可终也。”(《两原先生遗书》卷下)(3)薛蕙《与浚川》云:“顷,刘镇抚来,得所赐教幅,不胜为慰。”(《西原遗书》卷上)上述关于“仙佛异同之论”和“佛老指趣”的书札全文,既不见于薛蕙的集子,也不存于王廷相的集子,可见是佚失了。

三 散见于他人著作中的佚文

王廷相著作佚文,明清史籍中亦有所保存。今查阅(清)纪

黄中等纂修的《仪封县志》卷十二，载有王廷相撰于正德二年的《重修仪封县学记》一文。兹将全文抄录如下：

今之天下郡邑皆设学，聚民之秀者教之。学必立庙，祀先师孔子与诸贤弟子及后之有功于斯道者，所以崇道致治也。

仪封庙学，建于洪武初年。于是，县始南迁，庶事草创。至宣德中，阎侯威始修其庙，祀先师。张侯凤鸾始宏学之規制。嗣是者，间有兴修，率无以加。弘治三年，河决，水溢繇城，霖涵交害，日就倾圮，益不无望于有司也。十二年，今安邑张侯法来宰兹邑，释莱先圣退回颓敝乃尔，令敢安视！始至，民未孚，令不可。后二年，惠爱行，氓物熙熙，安业而乐时，又曰：“民可也，上官未令之信，令岂敢！”又二年，政成，上下孚，侯曰：“可矣”。乃请於抚按司府官以兴役。其木石砖瓦灰铁，髹之林斫，有削司府，官以绘画，工戒且集。乃自大成殿而下之庑斋及生徒庐舍诸门，因其旧饰之戟。明伦堂中，撤其敝新之，其边豆尊罍俎几之器，厨庖膳庾经舍之所，莫不有所增益，视诸旧，备且丽。先是，学宫之旧地仅咫尺，说者有官仕不能归老之嫌，此固不足为信。侯因人请重购民居广之，学有后，自侯始焉。

夫世传仪封即卫之仪邑。按图经纂志开封，乃曰：“浚仪兹名，乃后人言之，实皆卫之南鄙耳”。夫又按：“浚仪兹地，西去百里而远，岂皆当时境土耶？”予过此，封人道达诚素，请托从者，如恐不获一见，退而木铎一语，尤能契乎夫子道化之盛斋。晏婴、楚子西称智且贤，后不能及此，封人其贤哉！令侯之为是邦也，与古封人同，虽不得亲炙，事如当时。然新庙貌与学官，克修养贤，崇之政景。古人曰：“夫子之道与封人类一盛向也”，侯独非贤乎哉！又例以有司守职，数十年来，为令何啻六七！先与后之诸臣岂尽不然，何耶？何独於侯举之，是可嘉籥也。

正德二年，冬十二月，工讫。掌教盐亭斋庠生辅训、历城董君骏、合肥方君銓暨两亭君孙传琦暨璋辈，过予曰：“侯之政不可无述”。予嘉侯之贤，且有望于后之君子也，乃不辞而书之。

王廷相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学者。在他的政治生涯和学

术活动中，除他亲自撰写的诗文外，还有许多精采的言论，被采录于他人的著作中。这也是研究王廷相思想的重要资料。

例如，许宗鲁^⑦在其《送王浚川先生序》中，详细地记载了王廷相由湖广按察使陞山东右布政使黄鹤楼饯行时所发表的施政纲领。

王廷相曰：“唯唯，命矣！诸君子之教也，请以余已然者一就正焉。余昔视学东藩时，适矿盗大兴。余尝著议谓盗之兴有不得已者，盖侵渔迫于外，饥寒切于身也；有得已不已者，盖无赖恶少不事产业者也。方其未起也，在消其党与；其既起也，在谨于扑捕；其既平也，在急于安辑。请以是说而行之行事，盗其可弭乎！”

余赞治亳及贛榆，二地之民迫于征求也，徙逃他所，籍十去五。余至而怀集之，损其户数，宽其租赋，优其苑倪，节其供亿，期季而民复其业过半，废田画垦，公私裕如。请以是而宏之以来，东方之流移可乎？

余又尝治宁国矣。宁国之俗诈，而好讼倍于东人。余始信令以告於民，期会不爽约，赏罚不易令，折断不拂情，而尤敦以诚焉。居数月，民乃革俗，号易治矣。请以是而淑东民何如？

齐俗侈靡，不力于田而风俗偷薄，管固著闻焉。余往视学，周历其境，未始不汲汲于兹也。然滨海之邑，质多敦化，惟易泆；惟夫交冲习染久长，迨于今日，未尽厘革。兹其东也，请毋怠于前，以复周公、伯禽之旧俗，何如？”（《少华山人文集》卷三）

再如，（明）薛蕙在《再答浚川》中，部分地记载了王廷相关于“佛老指趣”的观点。他说：

仙佛之说起自末代。

佛氏之学与学仙者，原出一途，专于为已，无复为人。究其所趣，不过使原性常在，虽灭不昧而已。故非有术不能即得，且如人心虚灵不触亦动，故学无心，必须心息相依而后可无欲，使神住，必须回风混合而后可住。捨此二术，则心必无不动而神必无不驰，此条得失似相等矣。

学仙不成亦不失为禅觉。

若是无术，大是顽空。夫仙佛者，得乎最上之术实无术也，
顺乎真性之空亦空也。（“西原遗书”卷下）

再如，（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七记载王廷相谈及
“不肖”时曾说：

周濂溪之子曰：“环溪元翁者，与苏、黄诸公学佛谈禅，尽坏其家
学；欧文中之子棐与僧讲法，失其父风；苏东坡之子过父事梁师成，
变乃翁之节；韩稜不谄权贵，其孙演则党附梁冀。人之不肖亦不系于
世类如此。”

再如，（明）郭廷冕请教于王廷相。他回答说：

凡宪事有纪，驭民情有法，不靡然而弛，不突然而行，惟公惟明
惟慎，变而通之，推而行之，斯按治也庶几矣。（《浚川公移驳稿叙》）

以上只是几例。倘若肯下功夫，遍阅王廷相同时代人特别同
他关系密切的人的著作，肯定会搜集到许多有价值的王廷相的佚
文。这是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

四 未收录《王氏家藏集》的佚文

《王氏家藏集》是王廷相的一部重要的诗文集，凡四十一
卷，最初编定于明嘉靖十五年（公元一五三六年）。关于它的构
成，明代高拱说：王廷相“好著述，老而不倦。在翰苑有《沟断
集》，为待御有《臺史集》，在赣榆有《近海集》，在松江有
《吴中稿》，在四川有《华阳稿》，在山东有《泉上稿》，守制
时有《家居集》，在湖广有《鄂城稿》，为侍郎有《小司马
稿》，在南京有《金陵稿》，总括之为《王氏家藏集》云。”
（《高文襄公文集》卷四）

由此可见，四十一卷本的《王氏家藏集》，是由《沟断
集》、《华阳稿》等十部著作所构成的。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它
是将《华阳稿》等十部著作全部地编入还是部分地选录呢？自明
以来，有些人误认为是全部地编录。《臺史集》、《华阳稿》、

《小司马集》、《金陵稿》等，为我们回答了这一问题。《浚川奏议集》卷一目录注明：《拟经略边关事宜疏》一文属于《臺史集》，而《王氏家藏集》未收录。现存《华阳稿》两卷，上卷为杂体诗，下卷为杂体文。以《华阳稿》下卷杂体文来说，收入《王氏家藏集》的，只有《赠彭方伯景俊之任云南序》等二十四首，而《送工部侍郎陈公督木告成诗序》等九首未收录。《浚川奏议集》卷三、卷四目录注明：《乞行义仓疏》、《乞正多官会议疏》、《举用吕柟崔铎李梦阳疏》、《清查腾骧四卫勇士题本》、《再查腾骧四卫勇士题本》等，属于《小司马集》，而《王氏家藏集》未收入。《浚川奏议集》卷五、卷六、卷七目录注明：《节省快船冗费题本》、《查理南京神宫监多占芦洲题本》、《定拟各省府马船料价工食题本》、《参劾神宫监太监刘呆卖放军士题本》、《乞革内外守备占收草场银题本》、《定拟改造平船起运竹木题本》、《参劾南京司苑局监丞鞠贵等题本》、《裁减南京进贡马快船只题本》等，均属于《金陵稿》，而《王氏家藏集》亦未收录。

这些说明，《王氏家藏集》虽由《沟断集》、《华阳稿》等十部著作所构成，但它只是有选择地部分收录。未收录的诗文，便成为它的佚文了。如《华阳稿》的杂体文三十三首，只收入二十四首，九首未收入。未收入的九篇文章（附后），便是《王氏家藏集》的佚文了。其它九部著作，由于单行本及其目录未见于世，究竟佚失了什么，迄今未可得知。倘若有幸获得原本，只要与《王氏家藏集》加以对照，便会一目了然。

《华阳稿》中未收入《王氏家藏集》的九篇文章极为重要，坊间亦难看到。兹抄录标点如下：

（一） 四川志序 （代卢侍御作）

图志，右史之流也。夏志九州，周叙职方，汉述地理，晋经畿

服，其所由来尚矣。故风俗淳漓，致治得失，山川险易，人物藏否，非有述之，后将何传焉！故志籍其事，图彰其形，坐乎室庭之中，天下奇观，古今委曲，可以一览而得，如指诸掌。由之可以措行，可以敷言，可以适学，可以辨物，图经之作，固不可已者矣。

按四川，古华阳、黑水、梁州之域。三代之际，国属蛮夷，所谓庸蜀，微卢、巴夷、彭濮是已。至秦汉以降，始隶中国，建治郡县，然域途邈绝，风气夷黎，未即弘迈，通方亟夏，延历近代，顺变应化，文物丰丽，独称上游，久为华区矣。

虽有《华阳国志》、《成都古今集》等，岁月浸久，湮而无闻、罔所披考，是川中图志诚为缺典。正德丁丑，同寅瑞阳熊君尚弼，以清戎命，与某同事此方。按治之暇，览取旧志，病其记注多所遗略，乃更为裁。先立年表，摠书本道及郡县官制建置沿革以统之；后分注本道及各府卫事类以属之。表以括注，注以实表，所以辨纪纲、合同异也。呜呼！可谓详且著矣。

书成，君乃属某为序。某惟御史，古记载官也。夏殷以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官》太史建典法，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御史掌万民之治，然则图志之作，君可谓修辞以举其职者矣。虽然世固有志于记籍者矣，然但及于山川、风俗、人物、区域之类，至于经略、建论、兵粮、攻守之大制，则略而不书，固亦有书者矣，复不能推变达权，引物援义，以参辨其得失利害之宜，以为时鉴。君则条贯之精，搜纂之备，拟论之明，盖古今图经所未有者。兹非才具众长，识迈千古，其能与于斯哉！然则是书之作，固不徒为一方图志而已也。

（《华阳稿》卷下）

（二）选诗外编序

新都杨子用修，集梁太子统《文选》所遗诗文所未及选者，为《选诗外编》九卷。

出示浚川子曰：“诗可兴观，声易动物也。由之感惩，政由以立也，风教所藉，不可已者乎！子以是编何如？”

浚川子闻而复之曰：“嘻！诗之教尚矣。三百之旨，缘之性情，恶有乎古今之不可及耶？子之感于流代，然尔，《风》述俗，《雅》赞治，《颂》明德，其义例也；《风》旷以逸，《雅》则以丽，《颂》简而实，其体裁也。汉魏以还，犹夫影响也。自夫敷叙填实之辞作，而诗人之兴致微；自夫声律偶俪之习沿，而诗人之格调绝。近代所趋，逾邈逾失，间有高自视者，率以唐大家准，无复尚友之论，求学之志，无乃欲引之上，而示以近似者邪。楚人有欲知海者，不即得海示之也。有善晓者曰：云梦之潏潏荡无际，海之体也；山屿之嵒嵒，海之岛也；风波之砉冲，海之潮也。闻者冷然知海之故。六朝者，唐人之所自出也；汉魏者，六朝之元始也。故得六朝则知唐，得汉魏则知六朝，溯而上之，三百之旨，可以径造，右之性情，风教不于是循以立之。”杨子曰：“然，得之矣。”

（《华阳稿》卷下）

（三） 跪坐说

古人跪与坐，为义一致。拜而曲膝为之跪，两膝著地为之坐，故为义通用。何以言之？按《仪礼·乡饮酒》云：“主人坐取爵于筐，主人坐奠爵，遂拜辞坐以兴”。《乡射礼》云：“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福北括，乃退。司马当福南北面坐，左右抚矢而乘之。”此皆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后可行也。而《仪礼》皆以坐言之，是坐即跪矣。《记》曰：“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庄子曰：“跪坐而进之”，是亦跪与坐通言矣。由是论之，曲膝而下跪也，两膝著地，坐也；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谓之危坐，可也。管宁读书危坐，膝当席处皆穿，是矣。两膝著地，以尻著蹠，谓之安坐，可也。《尔雅》以妥为安定之坐是矣。古人坐既劳苦，故坐凭几籍以安之。是以燕坐有燕几，礼坐有宾几，不然，坐安能久乎？非若后世，箕股跌坐之便惰，不假凭依之可比也。今人椅坐，既异于古，则古人之坐类皆以跪名之，其义实不如此。

（《华阳稿》卷下）

(四) 送工部侍郎陈公督木告成诗序

今皇帝正德甲戌正月，乾清宫灾。有司祇慰，上意请新之，乃取大木于川、湖、贵州三省。维时少司空陈公为督木使，越辛巳大功告成，公归朝焉。四川三司诸君子，嘉公之业，咸赋诗赠公。

仪封王廷相序之曰：“嗟乎！凡臣子之所经营者，出于人主之命，罔可以急而为之，况切于人主之身者，尤莫急若乎！使公之来也，严督责，刻期会，惟其功不惟其情，皇皇焉，奔走驰喘乎！三省之人，孰曰不可！公乃迟回安静，刷其弊而省其困，方且平商价，击贪吏，减浪费，纾民力，若非切于人主之身者，何也？盖君之所须者，民也。急于民则民困，未有民困而能终君之事者。故不急而加惠焉。且夫乡闾之大夫，郡邑之长吏，苟有所托而行之，无不自逸以求适，况大臣之尊，七十之年，而有不憚其劳者乎？公之来也，日惟其事之弗集也，环驱于三省之郊，出入于夷獠不毛之徼，并日而驰，重传而食，乃怡然安之，非夙夜匪懈之臣，能之乎？嗟乎！持权而不急于民，恤下之仁也；位高而不憚其劳，事君之忠也。仁且忠矣，而功业成焉。斯行道之儒，所自深取者也。然则诸君子之歌咏于公者，岂徒然也哉！嗟乎！使天下之公卿大夫皆欲惠加于民而不辞其劳，则天下之事靡所不举，而国延其灵不可为量矣，然则诸君子之歌咏于公者，岂徒然也哉！”

(《华阳稿》卷下)

(五) 祭清乐杨先生文

于惟先生，养高抱真，
不亨厥身，昌是后人。
克训子姓，践厥仕轨，
门阀之耀，宗祿之峙。

福以百顺，寿以耆龄，
维天之祥，实德之徵。
于惟先生，化机无端，
厌世而往，又可足叹。

（《华阳稿》卷下）

（六） 祭巽斋张先生文

嗟乎！古尚华途，世乐耆艾，维德之徵，实天之会。嗟乎！先生抱真敦夷，未践仕轨，亦耀于时。懋子之封，承先之泽，焜炜门闾，厥志大适。克昌厥龄，逾八望九，道袭冲和，气应山阜。岂曰养灵，保顺尔后，羽人伊何，维实台苟。孰不为福，厥形曰劳，台衡兢兢，孰与养高？孰不为寿，维祺者稀，阉然尤痛，聪明已离。嗟乎！先生履兹纯止，仁者之庆，有生之美。阴阳昼夜，循环无端，厌世乘化，又何足叹！某等辱与令子，职同寅恭，闻讣莫藻，緬悼高风。嗟乎！先生庶其监之。

（《华阳稿》卷下）

（七） 送别石君锡诗序

国家定制，万寿圣节，天下三品以上诸司，选执事者一人捧表诣阙称寿，礼也。正德十三年，四川按察司推石君君锡为上表使。将介行，诸寮友设饯于城西浣花溪，各赋诗赠别。君锡谓廷相曰：“美哉，瀾瀾乎！予乌能致斯？古人一觞一咏，传以为胜，况兹集乎！不可虚辱也，子其为予序。”廷相乃告之曰：“君子之于交游也，不患其不能相契也，患其无以相信也；不患其不能相贤也，患其无以相师也；不患其志道不相合也，患其为德无以相及也。是故德及则合，合则师，师则信，信则契矣。兹交游之大略也。君锡行完而志彊，气豪而貌恭，发为论议，峩峩乎！侃侃乎！谔谔乎！如江汉滚滚下千仞之壑，又如飘风冷雨卒尔发万籁喷机，洒洒可听。见诸事为万物，莫逃逃其形，明也；立谈可以决纷断也，信而行之，不震不摄，敢也。及乎事定，譬衡之于轻重，绳墨之于曲直，孰得而易之，所谓正是四国国是式，君锡其有

之。则夫德之契于交游者，不亦可信乎哉！夫人之学，慕往行者，不为躬挹乎德容，探悠悠之糟粕，未若光辉瞥欵之亲炙也。盖珠荡月而胎彩，石近水而理泽，得美易也。吾侪与君锡游，近其光者矣，岂模拟雕琢而后有得哉！自夫嬉谈动容之下而潜濡默应，有不自知者矣，顾何幸为之。今别去数千里之外，其去也不可留，其来也不可期，夺我蓄式，违我图史，宁能释于里乎！则夫是诗之作，以惜以恋，以道别，以冀来，又乌能已乎？虽然古亦有之，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言行者之念旧也。仲山甫城齐，式遄其归，言居者之望归也，君锡其念之哉！是会也，宪长华君商器、金宪张君希贤，王君德馨，刘君润之，都闽张君世贤，洎予六人焉；继而作者宪副周君应宿、金宪梁君德辉，谢君洪谟，共得诗九首云。

（《华阳稿》卷下）

（八） 寿封君巽斋张先生八十岁序

江宁巽斋张先生，今年八十有七矣。七月二十日，厥惟诞辰。子方伯君琮，以官守尹伴，罔克献寿，乃致余曰：“琮来蜀，离大人侍下有年矣，乃不获予私，如琮念何，子其为予称述，大人悦，其庶几乎？”廷相乃告之曰：“凡厥有众，不难于获生而罔获寿，不难于寿而罔克能享寿。有贫贱焉，有鰥孤焉，有病且废焉，其生也且弗适以乐，又焉用寿为哉！斯何足与于称述！公以方伯君为仪制郎时，受封如厥官，为御史时，人获同厥服色，斯厥惟寿荣。承先君文僖之荫，伯仲昆弟懋登仕籍，子男五、孙男十二，惟荣昌富盛，兰玉森挺，兹厥惟寿乐。美须长髯，体貌丰伟，年及耄耋，耳目惟兹聪明，飘若地仙，兹厥惟寿康。夫寿具此三美，天下之纯嘏，兹惟备哉！方伯君虽远厉任所，公亦罔不自乐，矧曰：‘能致兹称述哉！’廷相又闻之：寿之实出于天而养于人。惟力罔克育，厥寿亦罔克久，然惟有道者能之，不可幸而致也。舜治天下百岁，务光伯子问曰：‘君于民奚久且治？’舜曰：‘予罔任予之心，厥水禹，厥稼稷，厥教

契，厥夔礼乐，厥法陶，任敷之亦任尸之，予垂衣尔。’务光伯子曰：‘君无为而寿尔，治又足云乎哉！’庖丁解牛而善，文惠君曰：‘嘻！伎善若是乎！’庖丁曰：‘臣之好者道也，进厥技矣，臣于神迁而不以目视，臣以理会而不以刃割，因其固然而导之，天下无全牛矣。故解牛十九年而刃若新发于硎。’文惠君曰：‘善哉！顺其自然自然，合天，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晋平公欲闻清角，师旷乃奏浊。公曰：‘春春乎！鬳鬳乎！肇厥脾乎！以沉僻乎！顾闻其清”。旷乃改促其絃，未中而绝，旷曰：‘浊之地十九，清之地十一。絃之绝，固知其不免矣。’公曰：‘善哉！缓则生，急则亡，天之道也。吾于音声得养生焉。’由是观之，无为则气不耗，顺厥自然则气不逆，乱不急迫则气和。三者守其天而不戕以人，取寿之大要也。公之寿无乃出于是乎？吾闻公，江南有道之士也，宜寿矣，尚当教予哉！”

（《华阳稿》卷下）

（九） 赵清献公奏议序

愚读《赵清献公奏议》，感于君子之为文矣。饰词藻者猎奇，执往范者泥迹。猎奇则实用乏，泥迹则时宜迷。斯二者，文之弊也，故君子不贵。公之著为论疏也，大者数百言，小者数十辞，皆畅而不饰，简而意足，剴切于事宜，谙练于大体，可为济世之文也已。

文至于济世，君臣之美，亦可以观矣。人臣惟计一己之私，而不恤国也，视权邪之畴，若无与于己，而论击者寡，论之亦未必屡屡不寔，偃于利害而止者多矣。公之击陈执中也，章十二上，王拱宸则十上，王德用则六上，皆得罢去而后已，陈升之章凡二十上，与之具罢而后已。夫非忘己体国能如是乎哉！人君惟任情而轻国是也，故进退人才率以己意，臣下之有论击者，不惟忌之且怒之，不惟怒之且罪之，安至于再以至于三，又安至于数十上乎？又安至于卒得罢去乎？夫非信贤之专者能如是乎哉！在公则为敢言之忠，在仁宗则为受言之明。故曰君臣之美，可以观矣。虽然要之成于君尔。南郭子朋学射于养叔夷，尽夷之妙，百发无虚

鏃，以千晋平公，平公好田而悦弹射之美，不足以闻也。居晋十年，而困于佣田。由是观之，君子之美于行道者，非其君之悦之不为，子朋之射者几希矣。

（《华阳稿》卷下）

《华阳稿》中未收入《王氏家藏集》的杂体诗，共二十首。兹抄录标点如下：

（一）紫石驿早发

紫石驿前鸟啼急，使君早发檝夫集。
祗承金书万里游，河壩耕稼嗟何及。
昼云艇子鼓冬冬，锦树清江春已浓。
辜蓬苍翠堪乘兴，双浆呕哑聒耳聋。

（二）赠黄给事臣都赵

天上简书催入奏，西州归节傍清春。
飞腾翰馆知名久，邂逅秦川倾盖新。
回首岂能忘献替，侧身独自耐风尘。
旅途心事偏相感，曾是西垣侍从臣。

（三）括硖石驿壁间诗成四韵

魏国鸡鸣开郡城，仆夫严驾促晨征。
单车小队自踈阔，皂盖青袍亦宠荣。
细雨霏霏聊暂湿，高风猎猎转堪惊。
终年奔走长安道，敢谓涓埃答圣明。

（四）叙洲寄晁汝吉

十一韵

畴昔北关下，	与君共忧患。
韦书相探讨，	文易邈述撰。
安豫见平生，	慷慨荷深眷，
孤踪投海隅，	长思渺云汉。

终焉谢时去，	挥手凌故囿。
途穷梦屡迷，	尘劳鬓日变。
君岂沧州人，	游龙矫芳甸。
神用应风靡，	大道任枢转。
戎南一相望，	层山阻情恋。
云迴书託靡，	江分路犹缅。
空怜青桂枝，	窈窕岁华晏。

(五) 栂木寺

长途莽莽客行役，野寺萧萧僧避冬。
 驿史未供中火饭，沙弥先击上堂钟。
 天寒谷鸟饥相唤，日暝山霏翠欲重。
 入座便销尘土韵，遥心已历妙高峰。

(六) 西园

飘飘南国三年客，恋恋西园二亩春。
 鸠燕花时喧哺子，儿童果熟赛尝新。
 胡桃已剥秋风实，卢橘犹悬霜月珍。
 更有琴书供暇豫，逍遥曾是长官贫。

(七) 菊

官阁人闲菊自放，冷香踈朵傍杖深。
 可能蜂蝶寻常见，不信霜风早脱侵。
 背日萧条羁客，倚栏宛转岁寒心。
 天涯怜汝频相对，探尽囊中贯酒金。

(八) 寄杨正夫 一首

迺邇君家接上台，久承倾盖愧非才。
 禁林莺语春相念，塞上鸿飞书几迴。
 旧履未缘明诏返，丹心不以逐臣灰。
 谁堪倦翼饶归兴，梦遶梁王赋雪台。

(九) 晴

蜀天阴雨常连月，春候晴暄更所难。
青帝持权欣得令，羲和展彩谢螺官。
向阳丹杏如矜丽，拂羽鸣鸠欲趁乾。
会约携尊出城府，便须浮舸看江湍。

(十) 江晚

路出莲花浦，	江遶橙树林。
榜人歌游水，	行客动归心。
天外高云冷，	秋边落木深。
雪山戎未已，	塞角有哀音。

(十一) 王献可杜陵草堂

终南佳丽处，	隐约杜陵春。
之子耽函胜，	花时未厌贫。
桃源堪避俗，	缙岑欲登真。
何日抛黄绶，	栖迟共接邻。

(十二) 密橘与吴总兵

遥闻麟金子，	惠出洞庭君。
最益丹心烈，	能添玉手薰。
筠笼修法火，	石密藉香云。
词馆开新酿，	瑶盘幸见分。

(十三) 涪洲访刘惟馨不遇二首

我下涪凌郡，	渺然期归游。
嵇康真绝俗，	异代并风流。
凤隐琅玕壑，	鹤栖沧水洲。
相思空楚调，	薛荔隔江秋。

其二

忆昔金华省，叨陪鸛鷺群。
宵瞻天仗月，夕拜琐闌云。
別路何多梗，逢人但一聞。
此時猶不見，愁思益紛紛。

(十四) 古意寄牛道微

佳人出南服，秋水芙蓉質。
阿閣九重云，凌飈弄白日。
早蒙玉帛寵，言侍君子室。
龍華補王袞，七襄日成匹。
永協睢鳩化，不為微月蝕。
吹簫調彩鳳，歡宴未渠畢。
豈如嫠孤妾，口噤抱貞一。

(十五) 蜀城春懷呈劉子

益州古來城，今日春可憐。
錦水花之色，錦岩云與鮮。
江山自年代，人事若轉轂。
君平卜不傳，子云宅已沒。
達觀樂當年，高士有攸見。
矜名道乃淺，適性智所羨。
我來西南天，遂茲平生游。
一覽萬古懷，吾道良悠悠。
離人怨行邁，花鳥復相迫。
春來鬢上絲，不知幾莖白。
禮樂徵為幫，兩生且不行。
千金縮雙綬，仲連浮烟情。
百川東到海，世事何終極。
明明有真途，相督各努力。

(十六) 代书酬张元承

青鸟从天来，	脚书下远徼。
开城云雾散，	白日忽相照。
思君正绵剧，	感之三叹息。
一别承华殿，	日日慕明德。
明主重才贤，	清名董贾连。
出入好颜色，	风翻凌紫烟。
尚书昼省春，	高揖绝清尘。
神仙余道气，	名位安足论。
而我尚风蓬，	飘零蜀道中。
春时愁碧草，	霜月惨归鸿。
周南滞马卿，	淮阳卧汲子。
阆闾九霄上，	怅望渺烟水。
故人劳念深，	递我瑶华音。
二十五朱丝，	弹作白头吟。
魂自远天断，	梦从沧海沉。
安得凌臈翰，	向君开素心。

(十七) 九日再游浣溪遇雨

蜀地偏风雨，	重阳雨更偏。
溪鹭沾彩彩，	泽菊净鲜鲜。
把盏扳新会，	看花忆往年。
宦游吾日久，	今夕是离筵。

(十八) 松潘击破国师寺请兵

应援中丞马公督师出三首

松州新气候，	击破国师营。
白日才通道，	空山好用兵。
羌蕃思并力，	将帅怯孤城。

马援平蛮惯， 休辞再一行。

其二

豺狼当要路， 常索过关钱。
受制羞今日， 招降限昔贤。
雪山严斥候， 灌口发戈鋌。
会见官军捷， 妖气净远天。

其三

福凌边圉久， 已属腹心忧。
守备非今策， 驱除是远猷。
应兵先石坝， 空运促江油。
戍卒堪乘愤， 川南况有秋。

（十九）涪陵作

巴川久为客， 芳草怨骚人。
心与江连楚， 梦随云过秦。
故乡何渚曲， 野屋薜萝新。
幽事空相念， 长谣独愴神。

（二十）赠杨正夫亚卿上都

云里龙书春旆迥， 路人遥望玉京仙。
蜀中山水含灵日， 天上星辰应彩年。
小宰经邦才岂尽， 通儒致主道非偏。
从来庾信多萧瑟， 文藻风流祇浪传。

注

①“前七子”是指李梦阳、何景明、王廷相、康海、王九思、边贡、徐祯卿等人，在弘治年间，他们针对成化以前的“台阁体”，“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中自唐以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史·

文苑传》)形成了以李、何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

②高拱(公元1512—1578年)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选庶吉士,累官文渊阁大学士,后乞归。隆庆中,复召为大学士。累进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神宗既位,为张居正所排,居家数年卒,享年六十七。著作有《高文襄公文集》。

③亦名《浚川内壘集》凡三卷。

④张卤(公元1523—1598年),字昭和,号浒东,河南仪封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擢右金都御史,巡抚保定。召拜大理卿,寻出为南京太常卿,以忤张居正致仕,卒年七十六。著作有《张浒东集》等。清纪黄中《仪封县志》有《张卤传》。

⑤薛蕙(公元1489—1541年)字君采,号西原,亳州人。正德九年进士,累官吏部考功司郎中。嘉靖初,大礼议起,以忤旨获罪,遂解仕归。卒年五十三岁。著作有《西原全集》、《约言》等。

⑥俞宪,字汝成,号岳率,无锡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历官山东按察使。他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家,辑有《盛明百家诗》,著有《鵝鸣集》等。

⑦许宗鲁(公元1490—1539年)字东侯,号少华,陕西咸宁人。正德十二年进士、选庶吉士,擢监察御史,嘉靖初视湖广学政。后以金都御史巡抚保定、辽东。嘉靖三十一年,致仕归,卒年七十。传见《许少华墓志铭》(《国朝献征录》卷六十二)。

